

列寧著

做什麼？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四七年。莫斯科

列寧著

做什麼？

（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四七年。莫斯科

唯 眞 譯 校

•
Printed i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出版局聲明

本版做什麼？一書，是按列寧自己在一九〇八年時稍加刪減而編進他的十二年來文集中的原文譯出。

爲便利讀者瞭解起見，本書後面附有一些備考性質的簡註。

本書內面的腳註，都是列寧本人加上的。

目 次

初版序言	7
(一) 教條主義與『批評自由』	11—36
(甲) 什麼是『批評自由』？	11
(乙) 『批評自由』底新擁護者	15
(丙) <u>俄國</u> 的批評派	21
(丁) <u>恩格斯</u> 論理論鬥爭底意義	30
(二) 羣衆底自發性和社會民主黨底覺悟性	36—64
(甲) 自發高漲底開始	38
(乙) 崇拜自發性的態度。 <u>工人思想報</u>	43
(丙) 『自力解放社』和 <u>工人事業雜誌</u>	55
(三) 工聯主義的政治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	65—111
(甲) 政治鼓動以及經濟派縮小政治鼓動的觀點	66
(乙) <u>馬爾丁諾夫</u> 究竟是怎樣加深了 <u>普列漢諾夫</u> 底意見	76
(丙) 政治的揭露和『培養革命積極性』	80
(丁) 經濟主義與恐怖主義有什麼共同點呢？	86
(戊) 工人階級是爭取民主制的先進戰士	90
(己) 又是『誹謗者』，又是『捏造者』	108

(四) 經濟派底手工業方式與革命家底組織	111—171
(甲) 什麼是手工業方式呢？	112
(乙) 手工業方式與經濟主義	116
(丙) 工人組織與革命家組織	123
(丁) 組織工作底規模	141
(戊) 「陰謀」組織與「民主主義」	149
(己) 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159
(五) 全俄政治報「計劃」	171—194
(乙) 報紙能否成為集體的組織者呢？	172
(丙) 我們究竟需要何種樣式的組織？	187
結束語	195
簡要註釋	199

「…黨內鬥爭給黨以力量與生氣，而黨底渙散及其明確界限底模糊，却是表明黨軟弱無力的最大明證；黨是靠清洗自己而鞏固起來的」…

（摘自拉薩爾 一八五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致馬克思的信）

初版序言

照作者原定計劃，本書任務是要詳細發揮從何着手？（火星報¹第四期，一九〇一年五月）一文中所發表過的那些思想。首先應請讀者原諒，我們在那裏所給的約言（並且是在答覆許多私人詢問和信件時所重複說過的約言），履行得太遲。這樣遲緩的原因之一，就是去年（一九〇一年）六月間作過一次想把所有各旅外社會民主黨人團體統一起來嘗試。我們當時自然應當等待這次嘗試底結果，因為這次嘗試如能成功，我們也許要用稍微不同的方式來說明火星報對於組織問題的觀點；至少，這樣的成功能保證很快消除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兩個派別並存的現象。讀者知道，這次嘗試終歸失敗，而且自從工人事業雜誌在第十期上表現出趨向於經濟主義的新轉變以後，這次嘗試也不能不終歸失敗，關於這點，我們在下面就要證明的。與這個雖很渙散而缺乏明確性，但因此也就更為牢固而能在各

種形式中復活起來的派別作堅決的鬥爭，已是絕對必要的事情。因此本書原定計劃也就有所改變，而且大大擴展了。

本書底主要題目，本應是在從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個問題，即我們政治鼓動底性質及其主要內容問題，我們的組織任務問題，以及從各處同時着手建立全俄戰鬥組織的計劃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作者早已感覺興趣，所以作者還在進行想把工人報²復刊而沒有成功的一次嘗試時（參看本書第五章），就已經企圖在這工人報上提起這些問題了。但是，原先打算在本書中間祇來分析這三個問題，並儘可能用直敘方式說明自己的觀點，而不採用或幾乎不採用辯論方式的這個計劃，竟因有如下兩個原因而完全無法實現。一方面，經濟主義竟比我們所預料的要牢固得多（而我們對於經濟主義這一名詞，是如我們已在火星報第十二期上（一九〇一年十二月）發表的那篇可說是定出了本書大綱的論文，即與經濟主義擁護者的談話一文中說明過的那樣，按其廣義來運用的）。現在已經很明白了，對於這三個問題的解決之所以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主要是由於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兩派根本上的互相對立，而並不是由於什麼局部的意見分歧。另一方面，經濟主義者看見我們在火星報上實際宣傳着我們的觀點而表示茫然不解，就顯然證明我們往往簡直是各講各的話，因此我們若不從頭講起，便什麼也不能講通，於是必須試圖用無數具體的例證，用極通俗的方式，極有系統地來和一切經濟主義者作一番弄清我們彼此間一切根本意見分歧點的「解

釋」。於是我就立意這樣試圖來「解釋」一下，雖然我明明知道，這會使本書篇幅大大增加，而且可以使出版日期延遲下去；但是除此以外，我再找不出別的方法來履行我在從何着手？一文中所給的約言。於是，除了請讀者原諒本書出版遲緩以外，還要請讀者原諒，本書在文字修琢方面也有很大的缺點，因為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必得非常匆忙從事，何況又受到過其他各種工作的阻撓。

分析上述三個問題，仍然是本書底主要題目，但是我在本書開端，不得不說明兩個較為普泛的問題：為什麼像「批評自由」這樣一個「平常的」和「自然的」口號，在我們看來竟會真正是個戰鬥的信號呢？為什麼我們甚至在社會民主黨對於羣衆自發運動的作用的這個根本問題上，都不能彼此取得一致呢？其次，敘述我們對政治鼓動性質和內容問題觀點的文字，竟變成了說明工聯主義政治與社會民主主義政治相互區別的文字；而敘述我們對組織任務觀點的文字，却變成了說明經濟派所認為滿意的手工業方式與我們所認為必須建立的革命家組織相互區別的文字。再則，我始終極力堅持全俄政治報「計劃」，而且人們所用來反對這個計劃的異議愈是沒有根據，人們愈沒有切實回答我在從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那個問題，即我們要怎樣才能夠從各地同時着手建立我們所需要的那個組織的問題，則我也就要愈加努力堅持這個計劃。最後，在本書結尾的部分，我想指明：我們是用了我們力所能及的一切辦法來預防與經濟派完全決裂的，但這一決裂畢竟成了必不

可免的事情；工人事業雜誌已具有了特別的，甚至可說是「歷史的」作用，因為它所最完備和最明顯地表現出來的，並不是澈底的經濟主義，而是那種構成俄國社會民主運動史上整個時期特點的離散狀態與動搖現象；因此，我們與工人事業雜誌進行的那種初看起來似乎過分詳細的辯論，也是有作用的，因為我們若不能澈底結束這個時期，便不能前進。

依里因 一九〇二年二月

(一)教條主義與「批評自由」

(甲)什麼是「批評自由」？

「批評自由」這一口號，無疑是現時最時髦而為各國社會黨人和民主黨人彼此爭論中所最常用的口號。初看起來，爭論的一方，洋洋得意地援引批評自由，是再奇怪不過的了。難道在先進政黨中間有人聲言過反對西歐大多數國家所用以保證科學自由和科學研究自由的那個憲法條文麼？凡是聽見街談巷議中輾轉重複這個時髦口號而尚未領會爭論雙方意見分歧實質的人，一定會想道：「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吧！」。「這個口號大概是一種暗號，像外號一樣，日益用慣，幾乎成為一種普通名詞了」。

的確，誰都知道，現代國際*社會民主運動中已形成了兩個派別，這兩個派別之間的鬥爭，有時熾烈起來，火燄騰騰；有時又靜熄下去，而隱沒在動人的「休戰決議」灰燼下面燃燒着。對「舊的，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採取「批

* 我要順便說明一點。社會主義運動內部各個派別間的爭執，第一次從民族現象變成了國際現象，這在近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是一種非常足以告慰的現象。從前，拉薩爾派與愛森拿赫派間，黑得派與可能派間，費邊派³和社會民主派間，民意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間的爭論，始終只是民族範圍內的爭論，反映着純粹民族性

評「態度的那個「新」派別究竟是什麼，這已由伯恩施坦十分肯定地講明，而由米勒蘭⁵十分肯定地表明了。

社會民主黨應當從主張社會革命的政黨變為主張社會改良的民主黨。爲了辯護這個政治要求，伯恩施坦運用了一大堆頗爲嚴整一貫的「新」論據和「新」理由。他否認了有用科學方法論證社會主義和根據唯物史觀證明社會主義必不可免性的可能；他否認了大衆日益貧困，日益無產階級化以及資本主義矛盾日益加劇的事實；他宣佈說「最終目的」這個概念根本不能成立，而絕對駁斥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他否認了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原則上的對立性；他否認了階級鬥爭理論，而認爲這個理論不能適用於照多數人意志管理的真正民主社會等等。

於是，人們要求由革命的社會民主運動堅決轉向於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運動，同時也就一樣堅決轉向於用資產階級觀點來批評一切馬克思主義基本思想。而因爲在政治講台上，在大學教席上，在很多小冊子中，在許多學者著作裏，早已進行着這種批評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因爲在幾十年來，一切出身於智識階級的青年學子們都是有系統地受了這種批評的教育，所以毫不奇怪的，社會民主黨中的

的特徵，可以說是各個不同的平面上發生的。現時（這在現今已看得很清楚），英國的費邊派，法國的閻員主義派，德國的伯恩施坦派，俄國的批評派⁴，都是一家弟兄，彼此稱揚，彼此學習，共同攻打「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也許，國際革命社會民主派在這第一次與社會主義運動內的機會主義派進行真正國際搏鬥中，將會充分強固起來，足以消除早已籠罩於歐洲的政治反動局面吧？

「新的批評主義」思潮一出世，就立刻成了全形，好像神話上所說的才藝女神從神皇腦袋裏鑽出來的故事一樣。這個思潮，按其內容來說，並不需要什麼發展和形成：它是直接從資產階級的刊物上搬到社會主義的刊物上來的。

其次。如果說伯恩施坦底理論批評和政治慾望還有什麼人不明白，那末法國人却已設法把「新方法」具體表明了。法國在這一次也證明了它真是不愧享有歷來的名譽：「在這個國家歷史上，階級鬥爭總是比任何地方都達到更要澈底的結局」（見恩格斯為馬克思所著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作的序言）。法國社會黨人並不高談什麼理論，而是逕直動作起來；因為法國具有在民主制方面較為發展的政治條件，所以他們就能立刻過渡到「實踐的伯恩施坦主義」以及由此而生的一切結果。米勒蘭作出了實行這種實踐伯恩施坦主義的燦爛榜樣，無怪乎伯恩施坦和福里馬爾兩人馬上就來極力辯護並讚揚米勒蘭呵！的確，既然社會民主黨其實不過是個主張改良的黨，並且應當有公開承認這點的勇氣，那末社會黨人也就不僅有權加入資產階級內閣，而且應該時時刻刻力求做到這點。既然民主制本來就是消滅階級統治，那末社會黨人閣員為什麼不可用階級合作的言詞，來博得整個資產階級世界方面的稱讚呢？他為什麼不可以甚至不顧憲兵屠殺工人的行為早已千番百次指明了各階級民主合作底真義，也仍然留在內閣中呢？而以使社會主義在全世界面前這樣備受屈辱和唾面自乾為代價，以使工人階級底社會主義意識——即保障我們獲得勝

利的唯一基礎——敗壞爲代價所換得的，却只是一些響亮的微小改良辦法草案，而這種改良真是微小到極點，甚至比從資產階級政府那裏所爭到過的還要少些！

誰不故意閉着眼睛，就不能不看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新的「批評主義」思潮，無非是一種新的機會主義而已。假使你判斷人們的時候，不是看他們自己穿上的漂亮服裝，不是看他們自己取定的響亮名號，而是看他們的行爲怎樣，他們在實際上所宣傳的是什麼，那你就可以明白：「批評自由」就是社會民主黨裏讓機會主義派享受的自由，就是把社會民主黨變爲主張改良的民主政黨的自由，就是把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成分灌輸到社會主義運動中去的自由。

自由是個偉大字眼，但是人們在工業自由的旗幟下進行過最帶侵略性的戰爭，人們在勞動自由的旗幟下掠奪過勞動者。「批評自由」一語的現時用法，也含有同樣虛偽的內容。假如人們真正確信自己把科學向前推進了，那他們就會不是要求新觀點與舊觀點並列的自由，而會要求用新觀點代替舊觀點了。而現在高呼「批評自由萬歲！」的叫喊聲，實在是太像寓言中所說的那個空桶故事了。

我們緊握着手，循着險阻崎嶇的道路密集行進。我們四面都被敵人包圍着，並且我們幾乎時常都得冒着他們的礮火行進。我們根據自由通過的決議聯合起來，正是爲的要與敵人鬥爭，而不致退到鄰近的泥潭中去。住在這泥潭裏的那些人，一開始就責備我們獨樹一幟，責備我們選定

了鬥爭的道路，而不是調和的道路。忽聽得我們中間有些人叫喊道：我們大家到這個泥潭裏去吧！而當人們開始來恥笑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反駁說：你們是多麼落後的人呵！你們竟敢否認我們有號召大家走上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哦，是的，先生們，你們不僅可以自由號召，而且可以自由走往隨便什麼地方去，就是走往泥潭裏去也好；我們甚至認為你們應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中，而且我們願竭力幫助你們搬到那裏去住。不過，要請你們放開我們的手，不要拉住我們，不要弄污自由這一偉大字眼，因為我們也是可以『自由』走往我們所願去的地方，我們不但可以自由去與泥潭鬥爭，而且還可自由去與轉向於泥潭裏去的那些人鬥爭。

（乙）『批評自由』底新擁護者

旅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底機關刊物工人事業雜誌，在最近出版的第十期上洋洋得意提出的正是這個口號（即『批評自由』），並且不是把它當作理論定理，而是當作政治要求，是為回答『能否把那些在國外活動的社會民主黨人團體統一起來』這一問題而提出的。它說：『要達到堅固的統一，就要有批評自由』（第三六頁）。

從這個聲明中可以得出兩個十分確定的結論：第一，工人事業雜誌一般袒護國際社會民主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派；第二，工人事業雜誌要求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機會主義派活動底自由。我們且把這兩個結論考查一下吧。

工人事業雜誌所「特別」不喜歡的，就是「火星報和曙光雜誌⁶愛作預言，說國際社會民主運動中的山岳派與基朗特派必將實行決裂」*。

「我們覺得，——工人事業雜誌編者克里切夫斯基寫道，——關於社會民主黨隊伍中有山岳派和基朗特派的說法，根本就是一種膚淺的歷史比擬，從馬克思主義者筆下寫出這樣的話來，是很奇怪的，因為山岳派和基朗特派並不是代表着彼此不同的性格或思潮，如歷史家和思想家所可想像的那樣，而是代表着彼此不同的階級或階層：一方面是中等資產階級，另一方面是小市民階層和無產階級。而現代社會主義運動中是沒有階級利益衝突的，這整個運動，它的所有一切（着重點是克里切夫斯基加上的）派別，包括最激烈的伯恩施坦主義者在內，都是站在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及其爭取政治和經濟解放的階級鬥爭立場上」（第三二頁至三三頁）。

* 把革命無產階級中的兩個派別（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比作十八世紀革命資產階級中的兩個派別（雅可賓派——「山岳派」——和基朗特派）的說法，是在火星報第二期（一九〇一年二月）社論中提出的。這篇社論底作者是普列漢諾夫。無論立憲民主黨人，「無名派」⁷以及孟什維克，至今都很愛說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雅可賓派」。至於普列漢諾夫第一次提出這個概念來反對社會民主黨右翼的事實，現在人們却寧願默不做聲或把它…忘掉。（這是列寧對一九〇八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